

紅 河 浪 浪

電影文學劇本

5.7



电影文学剧本
红 河 激 浪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260

书号：10090·171 定价：0.22元

出版说明

电影文学剧本《红河激浪》反映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武装斗争的事迹。它通过遵义会议后，活跃在陇东地区的一支游击队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，建立、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故事，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敌我斗争画面，塑造了赤胆忠心、英勇善战的游击队长张铁娃等英雄形象，热情歌颂了毛主席关于“农村包围城市”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光辉思想。

但是，这样一部好作品，一九六三年出版和拍成影片后，马上就被有的人强行扣压，打成了反党电影，责令查作者、查导演、查领导、查“背景”。随后，叛徒江青把它诬蔑为“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”的“大毒草”。接着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便大动干戈，在全国掀起了讨伐《红河激浪》的黑风恶浪。更为甚者，他们还对这部影片的作者、导演和提供生活素材的同志以及一大批领导同志进行残酷的迫害。其株连之广泛，为文艺界所少见。

被颠倒的历史，终究又重新颠倒过来了。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，《红河激浪》和一批有过类似遭遇的作品一起，都得到了平反。

为深入批判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罪行，肃清他们反动思想的流毒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，我们特请《红河激浪》的作者对原作进行了修订，作为建国三十年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重新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红 河 激 浪

(电影文学剧本)

刘万仁 程士荣 吴乙

序 幕

1932年仲秋。天色阴霾、沉闷。一辆双套轿车，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疾驰。拉车的几匹黑马，嘴吐白沫，浑身滴水，脖子上的白铜串铃呛啷、呛啷地响着……

阵阵黄尘，随着远去的轿车，卷荡着残枝枯叶，向空旷荒凉的大路尽头翻滚而去。

一个十六、七岁的农村姑娘，打小道上急奔而来，连哭带喊：“哥哥！哥哥！”

田野里，谷穗金黄，迎风拂动。一个二十多岁的彪形大汉，正在执镰割谷，听见喊声，突地直起腰来。他浓眉大眼，仪表堂堂，象他身后挺立的松柏一样丰满、健壮。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，顺声望去。

谷地旁的田埂上，站着一个大脸盘的姑娘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里，噙满了泪水，急切地喊着：“铁娃哥！铁娃哥！”

张铁娃从她的神色中，已经看出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。急问：“什么事？香女！”

香女把吊在胸前的大辫子往后一甩，擦了擦泪，哽咽着回答：“姚贼在村里打咱爹哩！”

“啊！”铁娃一怔，顿时，对地主老财的千仇万恨，打心窝子底下涌上来，气愤地把镰刀丢在地下，说了一声“走！”拔腿向村里跑去。

堰塬中部被常年的山洪冲刷了一条深沟。沟堰接连的地方，上上下下有一些窑洞和茅屋，大约不到三十户人家，这就是铁娃的家乡——桃林村。

村里。张铁娃家大门口，停着姚贼的双套轿车。旁边的大槐树下，捆着张父。他光着膀子，满脸血痕。姚贼的两个打手——孙百岁和赖三，手执着棍棒和皮鞭，凶狠地在张父身上抽打。

姚贼蛮横地坐在车辕上。他年过四十，没有胡子，眯缝着一双鼠眼，摇晃着脑袋，阴沉沉地对周围群众嘶吼着：

“……种我姚某的地，抗租不交，今天竟敢又抗交军粮团税！围剿红军不吃粮行吗？扩充民团没有款行吗？这是……”

“围剿红军管我们什么事？扩充民团与老百姓有何相干？”牛锁柱——这个憨实的小伙子，没等姚贼说完，在人伙里愤愤地喊道。顿时，群众也七嘴八舌地吼叫起来：

“对！牛锁柱说的对！”

“庄稼还没搬上场，用啥交粮？拿啥交款？”

“姚主任，你睁开眼睛看一看，常胜塬上的百姓，谁家炕上铺着一块囫囵席？谁端起饭碗照不见人的影啊？”

刘大伯走到姚贼面前恳求道：“联保主任，实在是款稠粮重，你再宽限几天吧！”

“别求他，要粮没有，要命一条！”张父倔强地打断刘大伯的话头。

“好啊！我今天倒要熟一熟你这张生牛皮！”姚贼跳下轿车，从团丁手里夺过棍棒，恶煞煞地向张父走去。

这时铁娃和香女打地里跑来，豁开人群，挤了进去。香女护住父亲，铁娃抓住了姚贼，攥紧拳头，恨不得立刻结束这条毒蛇的性命。

姚贼被铁娃逼视着一步步地后退着，磕磕绊绊地说：“怎么？你敢动我姚某的一根汗毛？”

铁娃怒不可遏，举起拳头，用尽毕生的气力，照准姚贼的鼻子“嗤”地一掬，姚贼象死狗一样，躺在张父的脚下，口吐鲜血，一动不动了。

赖三和孙百岁见状，失声大喊：“打死人了！打死人了！快抓凶手，快抓凶手！”

几个团丁一起向铁娃扑来。群众大乱。刘大伯乘机一把将铁娃拉走。

香女、锁柱和其他几个小伙子，乘机解下张父。

铁娃和刘大伯等人刚刚跑进院内，只听门外两声枪响，随后传来：“铁娃！报——仇——啊！”张父高亢愤怒的声音，象刀子一样刺在铁娃的心上，一串串的热泪从眼眶里流了下来。他顺手操起一把镢头，欲冲出去。

“不行！”刘大伯一把抓住铁娃，压低嗓子，急切地说：“要报仇，到子午岭，找刘志丹去。”

“找刘志丹？”

“对！要想打倒豪绅地主，就得闹革命！”

“闹革命？”在这短暂的瞬间铁娃寻思着：“不！不能丢掉死了的爹爹和活着的妹妹，今天不能就这样和姚贼善罢甘休！”他拚命地要挣开抓住他的刘大伯：“不！……不！我……”

刘大伯急了：“你！你要报仇，就不能蹲在家里等死！”
急遽的敲门声。

“快走！”刘大伯急切地催促着。

铁娃擦了一把泪，甩掉镢头，纵身翻过院墙。刘大伯也急忙躲在牲口棚里。

大门被砸开了。孙百岁、赖三和几个团丁蜂拥而入。一见铁娃翻过墙头，赖三大喊：“追！”

塬畔上，铁娃越沟跳涧拚命地跑。赖三和孙百岁骑着黑马跟踪紧追。

铁娃跑到陡峭的山崖边，左右无路，前边是千丈绝壁，下边是滚滚河水，后边赖三一伙鸣枪追来。他狠了狠心，凌空而下，跃入水中。

一

晨曦。松柏参天的子午岭象条巨龙，盘卧在陇东高原的群山之中。远处，炮声隆隆，烽火连天。

南梁——子午岭下的一个小山村，到处张贴着“打倒土豪分田地！”“穷人要翻身，只有闹革命！”的标语。赤卫队、儿童团、妇女会和苏维埃的干部拿着矛子、大刀、镢头和镰刀，在村道上来去匆匆，忙着动员群众转移和准备反

“围剿”的各项工。一队队的红军战士，穿过转移的人群，向鸣炮的方向高歌猛进。也有的战士乐哈哈地和转移的老乡打着招呼……所有这一切，使小小的南梁山村沉浸在紧张的战斗气氛中。

在一堵墙壁上贴着一张布告，旁边碌碡上站着头戴五星八角帽，身穿黑军装，挎着马枪的红军战士张铁娃，他情绪异常激愤地给群众讲解着布告的内容。

布告：

……卖国贼蒋介石，执行“安内攘外”的祸国殃民政策，对全国各地红色政权进行“围剿”，梦想扑灭革命。目前，西北国民党匪帮集中数万大军，向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——南梁大举进攻，企图摧毁西北的革命政权和武装……

一九三五年二月 日

铁娃愤慨的声音激动着人们的心。骑驴、坐车转移的老乡，陆续停留下来，没等铁娃讲完，纷纷喊道：“打垮白匪军的进攻！”“保卫苏维埃！”“保卫根据地！”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从坐满老婆娃娃的牛车上愤愤地站起来，把手执红缨枪的小伙子叫到车旁，从车上拿出双筒土枪，说：“孩子，我老啦，这支枪交给你，跟着红军去吧。记住！对待豺狼可不要心善手软啊！”

“对！老大爷说的对！”站在人伙里的一个青年红军指挥员，转身跳上另一辆牛车，挥动着拳头，大声说道：“乡亲们！国民党反动派就是拿枪屠杀穷人的豺狼，穷人要想活下去，只有武装起来，用枪杆子狠狠地揍他。”

“营长！”铁娃兴冲冲地喊了一声，向这个青年指挥员

跑来说：“你也来啦？”

营长嗯了一声，跳下牛车：“我听了很久啦，你的文化水平提高得不慢呀！”

铁娃看了一眼营长，不好意思地憨笑了。营长把铁娃拉出人群，随着向前进发的红军行列，边走边说：“铁娃！这次上级决定派你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！”……。

“一项重要的任务？”铁娃惊讶地问道。

“对！”

“按照志丹同志的指示，我们将要派出大批的同志去武装农民，进行游击活动。”组织决定派你马上到常胜墟去。”

“啊！派我回常胜墟？”铁娃惊诧地问道。

“对！”机灵的营长象在战场上一样。果断而利落地布置着任务：“回你的家乡，发动群众，建立武装，开辟革命根据地。”

不愿离开红军主力的张铁娃噘起嘴来，追问着：“已经决定啦？”

“嗯！”营长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铁娃同志，你的意见……”

铁娃愣愣地站着，自打参加红军以来的斗争生活，在他脑子里转动起来。短暂的三年，使他由一个庄稼汉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的战士，使他懂得了过去几十年不曾懂得的许许多多的革命道理，打心窝里热爱红二十六军这个伟大的革命的集体，不愿意离开正规红军到地方上去干游击队。他伸长脖子，瞪圆眼睛吼叫起来：“让我离开红二十六军？离开刘志丹同志和大家伙？到地方上去干游击队？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不愿去，是不是？”营长接过去问。他见铁娃不语，耐心地说：“你同常胜塬建立游击队，并不意味着你就离开了红二十六军，离开了我们大家和志丹同志。不！相反，我们更要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找政委去。”火暴性子的张铁娃，没等营长说完，拔腿就走。

“张铁娃！你是红军战士、共产党员，是受过几年革命教育的人，应该懂得服从组织。”营长也有些冲动，厉声地喝道。

铁娃停住脚步，怒气地抓下帽子，狠狠往地下一甩，一屁股坐下，再不吭声了。

营长吁了一口气。他深深知道，铁娃对党是忠诚的，对敌人是无限憎恨的。他热爱红二十六军，不管战争有多么残酷，始终和大家紧紧站在一起，打击敌人。但是，为了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，他要批评铁娃这种错误的观点。他慢慢地走过去，坐在铁娃身旁，热切地说道：“铁娃同志，咱们红军游击队都是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。志丹同志不是常讲毛主席说的‘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’吗……”

“燎原，燎原，不会让别人去燎原，为啥非派我？”铁娃执拗地说。

“你从小生长在常胜塬，人熟，地熟，好开展工作嘛。”营长见铁娃不语，进一步诱导他畅谈在常胜塬建立根据地的意义：“铁娃！常胜塬是陇东的咽喉，是敌人‘围剿’苏区的跳板，我们要把这块地方拿下来，不仅使东边的南梁、照金，西边的香乐、盘克这两块根据地连结起来，而且直逼反共老巢庆阳。这样，咱们就卡住了敌人的脖子，随时都可

以揍他！你说，这是多么光荣的任务啊！”

“好啦！我去！”铁娃忽地站起，拍打着帽子上的土。

“怎么？通啦？”营长已看出几分，故意地问。

“服从组织分配！”

营长深知铁娃比较固执，但是，只要他想通了，不管任务多么艰巨，情况多么复杂，他都能不折不扣地一杆子戳到底。他随即从怀里掏出一把短枪说：“好吧！长枪放下，这是团首长送给你的一把折腰子。上坝以后，和当地党委接头的时间和地点，指导员会告诉你。另外，和你一块去的，还有你们排上的战士高飞虎，这个人由你通知，你很了解他，我想你们会合作得很好。”

二

村道上，站着精明利落的高飞虎。他二十多岁，矮个头，平时爱说好笑，性情爽朗，嘴里总是哼着小曲，是全排有名的“活宝贝”、“乐天派”。这时他却瞪圆眼睛，拉长脖子，几乎和铁娃对待营长的神情一样，气呼呼地说：“让我离开红军主力去建立游击队，放下机关枪去拿大刀片？我不干！”话音未落，拔腿就走。

“站住！”铁娃大喝一声，追了上去，用营长质问他的话质问着高飞虎：“你是红军战士、共产党员，你不懂得服从组织吗？”

机灵的飞虎已感到自己不对，但又没完全想通，孩子似地用脚踢着路边的草根，耷拉着脑袋，嘴里咕嘟着：“人没人，枪没枪，连个痛快仗都打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没人？天下的穷苦兄弟到处都是！没枪，向敌人去要！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咱们的兵工厂，你明白吗？”他见飞虎不语，压抑住内心的激动，又用营长批评他的话，和缓地诱导着飞虎：“飞虎同志，革命就是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。党派我们去常胜墟建立游击队，开辟根据地，解放那里的穷苦兄弟，这是多么光荣的任务啊！你……你不愿……意去……”铁娃越批评越感到自己的思想和飞虎一样。他张口结舌，再也批评不下去了，急得把自己的头一击说：“哎！你呀！”抱头蹲下，再也不吭声了。

停立一旁的飞虎，以为铁娃让他气成这个样子，更感到自己缺理，慢腾腾地向前走了两步，尴尬地说：“副……副排长，别生气啦，……我去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铁娃忽地站起，打怀里掏出“折腰子”，兴奋地说：“给！团首长送咱俩的折腰子，你带上。”

飞虎那里知道铁娃的心事，更加惭愧地说：“方才我错了，承认错误还不行，……你……”

“嗨！不为这个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铁娃急了：“再别磨菇时间啦，叫你背你就背上嘛！”

三

太阳打东山巅上含羞地露出了半个脸。两个人的剪影在山巅上出现，原来是农民打扮的铁娃和飞虎。他们披着清风，踏着朝露，在巍峨的山巅上迈着急步。飞虎一登上顶峰，就昂首大唱：

身背独眼龙，
一心闹革命。
土豪劣绅齐打倒，
穷人要翻身。
太阳出来了，
快把革命闹。
牛羊土地分到手，
穷人……

铁娃一声不吭地走着、想着，不禁心有所思地自语：
“离开部队三天啦！”

飞虎以为铁娃还没想通，停住歌声，调皮地问道：“怎么？副排长，你还没通呀？”

“哼哼，别瞎扯！”铁娃含笑地说。少顷，他收敛了脸上的笑容，说：“飞虎，自打离开部队，我想咱们都是摸牛屁股的庄稼汉，参加革命才几天，党给了这么重大的任务，咱该怎么干呢？”

飞虎笑了：“嘻嘻！看把你愁的！怎么干？这还不明确！发动群众，建立武装，开辟……”

“没那么简单！”铁娃俨然地说道：“同志，以往咱们有志丹同志领导着向前奔，可现在轮到咱自己挑着担子往前走了……飞虎，往后可得开动这玩艺儿！”用手敲了两下自己的脑袋。

“那还用说！”飞虎大大咧咧地继续说：“嗨！咱们今天晚上在啥地方接头？”

“桃林村我家门口的大槐树下。”

“嗯……还有九十里！”

“不要紧，只要赶下午能渡过红河，晚上接头没问题。”

四

红河渡口。水流湍急，滚滚东泻。南北两岸搭有拱形彩门，横贴“欢迎姚司令”几个金字。渡口两岸站满了匪兵，锣鼓敲响，马号嘟嘟，一片喧嚷。常胜堰、萝卜堰、葫芦堰的地主豪绅，身着长袍短褂，奇形怪状，手执小旗，走来穿去，等待着他们的魁首——姚贼。

这时，铁娃和飞虎沿着红河南岸，打东边陡峭的峡谷中走出来。一出峡谷，就是渡口，他们前进不得，后退更难。铁娃给飞虎使了个眼色，两人急速钻进左侧的苗圃里。他们慢慢穿过苗圃，躲在岸边架起的羊皮筏子后面，透过皮胎的缝隙，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活动。

岸边，孙百岁斜戴帽子，手提短枪，咄咄逼人地向筏子客喊道：“今天欢迎姚司令，过渡时先军后民，先官后兵，谁若违抗，小心脑袋！”说罢，他穿过人群，向孙半原走来：

“爹！筏子准备好了？”

孙半原，五十开外，矮胖子，八字胡，说起话来总爱咬文嚼字，但驴头不对马嘴：“吾儿，你看爹摆布下的这个场面，真乃虎头蛇尾……”

“爹！虎头龙尾！”孙百岁附耳纠正。

“嗯，对！虎头龙尾，威风八面，贤婿一见乐哉，乐哉！”

一辆双套轿车，卷荡着滚滚尘土，顺着河滩大路，从西疾驰面来。车前车后，跟着十几个卫士，威风凛凛，气势汹汹。

锣鼓、鞭炮和马号吼成一团。姚贼头戴礼帽，身披黑色斗篷，搀扶着四姨太从轿车上下来。她，三十出头，椭圆脸，大眼睛，身穿旗袍，打扮得非常时髦、妖艳。对着欢迎的人群，她轻佻而不屑地瞟了几眼。

一个快进棺材的老朽，领着豪绅地主，走过来对姚贼阿谀地说：“萝卜堰的李团总欢迎司令！”

另一个青年走过来说，“葫芦堰马团总欢迎司令。”

没等姚贼张口，孙半原抢先开腔：“各位！贤婿剿匪有功，赴兰参加军事会议，今天凯旋归来，晋升司令，统管萝卜、葫芦、常胜三条堰之天下，真乃雪上加霜，岂不美哉！乐哉！”

筏子后，飞虎忍不住好笑。铁娃扭头制止，随即看看天色。眼看日头压山，敌人还在喧嚷，天黑前渡不过红河，预定今晚接头就要落空。此时，他有些焦灼不安了。

飞虎也已感到渡河的困难，于是积极寻思着办法。忽然他脑子里涌出凫水过河的念头，转身欲走。铁娃一把抓住他，声音极低地说：“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到下游看看，咱们能不能凫水过河，打峡谷口爬上去。”

“不行！峡谷口是万丈绝崖，象刀削了一样，爬不上去！”

“那……那怎么办呢？渡过红河上了堰，离桃林村还有四十里，今晚接头……”

“别嚷嚷！”铁娃一把将飞虎拉得卧下，说：“今天一定要过河，要上堰，要接上关系！”

飞虎喃喃地说：“咳！真倒霉，偏偏又碰上这群绿头苍蝇！”

突然，五、六个白匪军官，在铁娃和飞虎身后大喊：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铁娃和飞虎一怔，随即镇定下来。铁娃从容地转过身，视线忽和王国栋的眼睛碰在一起，相互都已看清对方。他们惊诧，疑惑，心里都在揣想对方的面目。铁娃急速避开王的视线，回转身抓住筏子，安然答道：“收拾筏子。”

王国栋话里有话：“快去！今天姚司令要过渡啦！”

铁娃扛起筏子，飞虎拿起浆板，两人向一边走去。这时，一只粗大的手突然伸出来，抓住铁娃的肩膀：“别扛！”铁娃扭头一看，原来是须发斑白，刚劲爽直的刘大伯。

刘大伯一见铁娃，惊喜地向后退了两步：“啊！是你？”

“大伯！”铁娃热情地迎上去，轻轻叫道。

这时，马号、锣鼓和鞭炮越吼越响。刘大伯回身看去，只见姚贼、孙半原、四姨太等一伙被匪兵簇拥着向渡口走来，转眼就到身边。他机智地把手中的浆板递给铁娃，说：

“快！随我来！”

铁娃急速放下筏子，接过浆板。

浆板在河里击涛破浪。

铁娃双手抓浆，机警地划着筏子。

筏子上，孙半原得意地摇晃着他那颗光秃秃的肉头，对今天亲自主办的“盛大的欢迎场面”感到莫大的自慰，不停地用眼睛扫视着姚贼和女儿。

姚贼——这只阴毒狡猾的狐狸，只是锁眉合眼，绞脑搜肠地计谋着如何把常胜堰变成坚固的反共堡垒。忽然，他想起一桩事情，向身旁的王国栋问道：“冯副官，剿匪救国粮办妥了吗？”

“司令，眼下是青黄不接的季节，百姓交不出，孙团总下令让几家大户暂且垫付，秋后由百姓加倍归还。”王国栋见姚贼的脸色阴沉，继续说：“唉！难啊！上次还没交清，这次又下来了。司令，三条堰，五千石！限期十天送到南梁。”

“嗯！送。（稍顿）国军已经占领共匪老巢南梁，打垮了红军主力。匪首刘志丹指日即可活捉！”姚贼越说调子越高：“诸位！只要肃清南梁共匪，我们常胜堰……”

“贤婿放心。”孙半原早想插嘴，一见姚贼拉长调子，慌忙就说：“常胜堰三面临水，一面依山，地势险要，防范严谨，共匪纵有冲天翅膀，也难飞到咱的堰上。再者，贤婿计谋高广，就是来上……”

“不不不！”姚贼傲然地晃动着脑袋：“岳父，共匪神出鬼没，防不胜防，有翻云复雨之能，声东击西之术，不可小看，要加倍提防！”

这时，滔滔巨浪扑头盖顶地打来，把筏子高高掀起，坐在上边的妖魔鬼怪，相互撞碰，惊呼怪叫。姚贼一晃，跌倒在铁娃身旁，翻身抓住铁娃不放。飞虎以为敌人看出破绽，他“嚯”地站起，准备动手。王国栋见势不妙，一把拉起姚贼，暗暗递话：“当心！这里浪大！”

滔滔巨浪拍打着峡谷口的岩石。西天的火烧云倒映在水面。大小数十只羊皮筏子已经漂到北岸。

铁娃刚刚把筏子拉到岸边，姚贼跳了下来，恰好两人打了个照面。他敏捷地避开姚贼，用眼睛暗示飞虎，两人顺着河堤，匆忙向西而去。

奸诈的姚贼望着铁娃的背影，急忙摘下墨镜，回想着：